

东方文化大散文原创文库

夹缝中的历史

朱 鸿 著

东 方 出 版 中 心

内 容 提 要

本书是作者对两千余年的中国文化,对在夹缝中喘息的中国人,对被扭曲、扼杀的人性,进行的一次深刻而痛苦的反省,是“重读大时代”系列中的一种。

全书共收录 14 篇文章,其中《我在孔庙的所见所想》剖析了本具有独立精神的孔子,其思想是如何最终沦为统治者需要的工具和滥觞的;《成功的罪孽》尖锐地指出商鞅在以“法制”为特色的铁腕政策帮助秦国日益强盛的同时,也开了钳制思想、压制民意的先河;《灰堆》则通过解析著名的“焚书坑儒”事件,无情地鞭笞了统治者灭绝文化、践踏人性的残暴行径,指出这一事件给灿烂的华夏文化和思想所带来的灭顶之灾。

全书以崭新的视角,从历史、文化、制度等方面,回溯了几个具有典型意义的大时代下人文精神坚韧的嬗变和各个层面中国人的生存景观。

自序 / 1

我在孔庙的所见与所想 / 1

成功的罪孽 / 24

怀疑荆轲 / 49

灰堆 / 72

兵马俑之气 / 101

胯下奇耻 / 109

霍去病墓石刻记 / 124

司马迁之残与苏格拉底之死 / 143

王昭君为什么嫁匈奴 / 163

诗人多难 / 183

李仙蕙墓壁画记 / 242

苏三监狱 / 261

一个皇帝的成全之路 / 274

追究吴三桂 / 296

后记 / 328

附录 / 330

自序

已经过去的人类生活，便为历史，从历史之中生长出来的新的人类生活，则是现实。由于文化把历史与现实紧密地连接到一起了，所以现实注定是要带着历史的风采的，当然也会带着历史的腐臭。

既然历史标志着一个过程的完结，那么它就难免有燃烧之后的感觉。不过它并不是轻烟，风吹一下便淡化，甚至虚无。如果历史是会消失的，那么它也是消失在现实之中了，这仿佛幼稚消失于成熟之中，青春消失于风度之中，或是红润消失于皱纹之中，乌发消失于谢顶之中。

我完全相信进化的功能，但进化的功能却是在一定的条件之下才会发挥作用的。我也知道现实对历史的接纳有它自己的选择，不过这要分析是谁掌握着选择的权力。我的意思是，在过去的中国，一直是以皇帝为核心的统治阶级掌握着选择的权力，于是秦就消失于汉之中，明就消失于清之中，甚至父亲消失于儿子之中，儿子消失于孙子之中。

集权统治，一以贯之，呈现为一个日出日落的循环。当然，

循环之中也是有进化的,甚至循环就是进化。然而这样的进化,却毕竟太缓慢太缓慢了,而且事实是,它使自己蒙受了挨打的耻辱。

遗传科学证实,女性对男性的爱情,以其本能,经过四年便会转移。女性淘汰一个男性,追求别的一个男性,据说其中有一个目的就是要获得优秀的基因,以保证和提升生命的质量。在我看起来,中国应该像女性转移其爱情一样能够忍痛,或是干脆忘掉转移爱情之痛,以便扬弃陈旧的观念,吸收鲜活的思想,否则文化就可能会停滞,会萎缩,甚至反动。遗憾的是,中国从十四世纪之后则渐渐变得内敛了,胆怯了,居然为打开大门还是关闭大门的问题,竟苦恼地讨论了近乎两个世纪。岂不知文化的碰撞是不可阻挡的,主动地使文化交汇,将有大益。

二十世纪出现的鲁迅,是中国最为伟大最为真诚的反潮流的英雄。他以石破天惊的大智慧和大勇气,不但反了一味肯定和赞美中国文化的潮流,而且深刻地批判了中国文化所蕴藏的残酷与虚伪的成分,及其种种非人道的成分。为了避免当时的青年中毒,鲁迅还建议他们不要读中国的书。鲁迅是焦虑的,苦涩的,其呐喊撕心裂肺,带着殷红的血,可惜墙太厚,中国人睡得太沉。鲁迅批判的用意并没有为多少中国人所理解,反而他成了一个最受奚落最受诬蔑的作家,甚至今天早晨我还听见几个少儿在挖苦他。

鲁迅曾经作的批判,显然有继续的必要,而且有深入的必要,因为鲁迅所作的批判,只有变成一代或几代知识分子的批判,他所反的潮流才有可能为一个文明的潮流所取代,中国人才能真正感到什么是人。问题是,鲁迅所反的潮流是沉郁的,纵横涌动的,铺天盖地的,而且中国人就漂游于这个潮流之上,

反起来显然很难。

从历史之中忽然钻出来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实。统计显示,中国人收入的增长像离弦的箭一样在直线上升,而且从豪华宾馆走出来的中国人,也都是一脸阔气。但有一个数目却是难以统计的,这便是,街上的男女,还有多少是有自己的精神和独立思想的。丰富的物质,是否可以堵塞精神的漏洞,这是我的一个困惑。

在一个灯红酒绿的背景之下思考往者与来者,思考文化之中的中国人,难免孤独和消薄,仿佛是站在了浩茫寂灭的四野,狼不嚎,沙不飞,鬼火不闪,妖怪不现。有时候我真是非常伤感,非常绝望,甚至产生了处于生活之外的感觉。

在十分难耐的时候,我读鲁迅的书。我觉得幸运的是,我毕竟还有可以求助的人。当然,我也只能求助鲁迅。我告诉自己:你也有你的靠山,怕什么,继续进行吧!

我在孔庙的所见与所想

我把曲阜的孔庙想得很大，可我看到的孔庙比我所想的还要大。我用了几乎一整天的时间才走遍它，而我不过是在浏览而已。

这是一个由几十座门坊与几百间厅堂组成的浩浩荡荡的建筑群，它的中轴线延伸了 1000 米。建筑群排列在高墙里，就像岛屿散布在海水里，星辰居住在夜空里。

孔庙的任何一个斜檐与正壁，都有自己的讲究，了解其内容，我以为需要一部专门的辞典。我用一天的时间在孔庙转了一圈，只能算是翻阅，甚至仅仅是摸了摸它的封面。

孔庙生长着成千上万的柏树，它们的年龄一般都是几个世纪，有的竟逾越千年，是唐代人种的。这些柏树，应该是名副其实的古木。那鼓起肿块的树根，那敲着很是空洞的树心，那腐朽得又黑又酥的败絮似的树皮，无不在证明它们的经历与卓绝。

孔庙也有槐树和银杏树、海棠花和梅花，当然还有别的种种珍贵而美丽的植物，然而孔庙的主流却是柏树。几乎占总数

百分之九十九的柏树给孔庙赋予了独特的基调。

我进入孔庙,实际上就是进入了肃穆和旷远。地上丰厚的青草,在石缝里养了几百年几十年的青苔,都深化着它的肃穆和旷远。我不知道自己在何处能够感受如此超尘和如此拔俗的气氛?

在孔庙,阳光不是以一束一束的线条贯穿的。孔庙的阳光不会这么硬,这么尖。孔庙的阳光也不会像瀑布一样穿过云层,从天而降。它当然也不会是一个透明的片面,翼翅似的展开于高空。孔庙的阳光是幽深的,有一点凉,还有一点潮湿和盈润。阳光仿佛是从巨大的荷叶上透漏的,用手拭拭它,惟一的感觉是幽深。

一群一群,成千上万只乌鸦一直栖息于孔庙,多少有一点神秘。乌鸦以柏树为自己的据点,晨飞于斯,夜宿于斯,执意不到别的地方去。

在孔庙作游的世界各民族各地区的人,无不注意这些飞禽。他们猜测乌鸦是从何时何处迁徙这里的。何以要安家孔庙?我以为这是一个问题,可对于如此问题,我现在却仍是不得其解。

孔庙的乌鸦喜欢站在一些枯瘦的枝杆上观察人,并以鸟语作评价。不过除了天,也许只有孔子懂鸟语。重要的是,天和孔子知道有时候乌鸦比人更敏感,更义气,也更明白生命的奥秘。

但有人却怀疑乌鸦的灵性,有人甚至要考验乌鸦。这人似乎是一个聪明的青年,他仰起头,眯着眼睛,向乌鸦呼喊。他先用汉语,随之用英语,继而是日语,接着是西班牙语和意大利语。乌鸦开始很是奇怪,不清楚他是怎样一个人,遂加以研究,

之后觉得他并没有什么意思，便置之于地上，转身做自己的事情。

乌鸦轻蔑的姿态显然使青年感到败兴。他火了，竟瞪着眼睛要战斗。不过在舞拳之际，他发现乌鸦忽然将尾部冲着他，似乎要非礼，于是他就拔腿而跑。

乌鸦望着那个青年抱头鼠窜，莞尔而笑，笑他以恶意揣度它。岂不知孔庙的乌鸦皆是得道之鸟，很精神文明的。

孔子有一次患了病，躺在床上昏昏沉沉的，一副要离开世界的样子。学生都以为先生真的不行了，便商量着如何治丧。子路出于敬意，偷偷安排了家臣，无非是希望先生走得风光一点而已。按礼，大夫一级的人才有家臣。孔子辞职之后身份为士，士近乎平民，是不能配备家臣的。子路私设家臣，显然把孔子的地位提升了一等。问题是，那一次孔子并没有死，他昏昏沉沉的样子，不过是像死罢了。知道了子路所作的文章，他很是生气，指责子路是欺诈。他质问子路：难道得不到大葬，就会躺在路上么？不是大夫，而以大夫的标准治丧，孔子认为这是无异于盗名的。盗名当然不是君子的作风，因为它远离了仁。子路的举措，多少伤害了先生，否则他是不会那样动怒的。

然而孔庙的建筑规格却完全是皇帝一级的规格，甚至它的大成殿的十八根石柱上满是雕龙。这是阿房宫和紫禁城也没有的一种神圣，于是孔庙的人就在乾隆皇帝赴孔庙祭祀之际，用红绫裹住了雕龙，以防乾隆皇帝的嫉妒。

把孔子的地位提升到皇帝才有的高度，大约是他不料的。孔子一生几乎不讨论命运，是由于它难以把握。命运确实像四处弥漫之空气和四处出没之闪电一样不好把握，所以孔子总是回避命运的问题。

孔子活着恹恹惶惶，仿佛丧家之犬，但死了却受顶礼膜拜，显然表现了人类无常的一面。我总感觉孔子望着人类把自己的一双手翻来覆去而悄悄在笑。他的笑淡若微风，意味深长。

给孔庙以皇帝一级的规格，当然是要大树孔子，以便弘扬其思想。孔子的思想自有它的博大与精深，否则它就不会悠久地影响中国，并使这种影响扩大到中国之外的区域，从而引起一些自以为是优秀民族的学者景仰并学习它。

但抬举孔子的中国人，却属于中国人之中的统治阶级，他们所需要的，也只是孔子的一点思想，或仅仅是几个关键词：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他们借助孔子及其思想统治天下，主要是借助有利于他们进行统治的那么一点思想。然而为了那么一点，却有必要把孔子造成偶像。

我以为，巍峨的孔庙，实际上就是由于那几个关键词而营建的，而且由于他发明了那几个关键词，遂使孔庙享受了皇帝一级的待遇。

二十世纪的中国革命，以暴力推翻封建主义，并取得胜利。但革命及其惯性，却鲁莽地打倒了孔子。

由于统治阶级掌握着传媒，于是他们制造的舆论就挟制了孔子，并强行把孔子一直纳入到自己的队伍之中。其结果造成的印象是，似乎孔子全心全意地在为统治阶级服务。革命不但要推翻统治阶级，还要清除为剥削与压迫而鼓吹的意识形态。打倒孔子，显然属于对意识形态所进行的革命。

不过我以为，孔子的精神是独立的。他并没有依附于统治阶级。他的工作是为整个人类而干的。统治阶级完全是出于自己的需要，狡猾地把孔子拉到了自己的行列，从而造成了一种印象，仿佛孔子是他们的文化人。

在我看起来,把孔子从统治阶级之中剥离出来,恢复他一个有独立精神的文化人的地位,就是革命了,而且是一场漂亮的革命。遗憾的是,革命并没有这样做,革命惟一的法则是打倒。

孔子是公元前 479 年逝世的。尽管他不是官员,但他却是著名的文化人,鲁哀公遂作为鲁国的执政长官,发表了一篇文章表示悼念。一年之后,他还建议把孔子的住宅改为孔庙。

也许鲁哀公对孔子是有感情的,也许他认为孔子确实伟大,有必要推崇他,也许孔子之死引起了他的歉疚,因为孔子是有领导才能的,并一直希望为鲁国贡献他的才能,但鲁哀公却像其他执政长官一样对孔子采取了排斥的态度。所以子贡对鲁哀公的行为很是反感,他指出:活着不任用,而死了悼念,是非礼的。子贡不愧是孔子的学生,他的批评温和而极其深刻。

我猜测,原始的孔庙当有一种质朴的气氛,它纯粹是为孔子及其思想而存在的。现在的孔庙完全是一种文物了,统治阶级早就不在孔庙运作了,但我却仍强烈地感到这里有一种虚伪。我的意思是,孔庙在表面上是弘扬孔子的,不过它实际上是在修正孔子。

孔子的思想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很是丰富,但统治阶级所提倡的,却是有利有理于他们统治天下的那么一点思想。他们几乎不宣传孔子对苛政的批评,也根本不实行仁政。他们通过广播孔子的一点思想而掩盖其思想体系。他们是以孔子的思想僵化全体中国人的思想,并封禁中国人探索与发现的激情。他们甚至就是要扼杀中国人所产生的新的思想而大树孔子。他们知道,只要给孔子以神圣的地位,中国人的其他思想便成了异端。

统治阶级几乎是达到了自己的目的，这便是，在漫长的岁月，中国一直在罢黜百家，没有争鸣。它导致的，当然是思想的寂寞。在孔庙，我强烈而痛苦地感受了这种寂寞，我自言自语地说：太苍白了，太单调了。

统治阶级以孔庙在表面上弘扬孔子，可实际上却是按照他们的意志创造了一个孔子。这样一个孔子的思想，当然是经过他们检验，并可以放行的思想。如果这只是他们统治天下的谋略，那么这种谋略早就造成了所谓的主流思想，甚至是一元思想，结果是，中国人，特别是中国的文化人，为了生存，不得不像风吹草木似的使自己的思想倒向主流思想。

一个民族的强大，固然在于它的经济和军事的实力，但我以为，它的精神的强大却是主要的。一个民族只要有强大的精神，它注定会以自己的聪明与勤劳使自己繁荣、强盛。然而，如果一个民族的精神空虚了，它没有了信仰，它过分地追求肉欲和物欲，它由于社会的不公正和不平衡而相互怨恨，自私自利，尔虞我诈，那么它将注定难以强大。如果它曾经奇迹一般地强大了，它甚至强大得让人类恐惧，那么它也会渐渐涣散，一朝瓦解。

一个民族的精神的强大，显然在于它的思想是否能生生不息，源源不竭，因为自由的思想是精神强大的关键和动力。倘若一个民族的思想板结了，荒芜了，那么它的精神便不能如广袤的森林和浩瀚的草原那般辽阔和有生命力。

遗憾的是，两千余年来的集权统治者把孔子的思想演变为控制中国人的工具，甚至以孔子的思想为武器，对国人的思想以围追堵截，使之屈从。如果谁要坚持自己的思想，那么谁将难以安宁。

孔庙给孔子以超凡的威风而使人敬畏，甚至使人觉得他是难以接近的。事实是，孔子只是在需要严肃的场合才严肃，但在一般的场合，他却是非常随便的，总是在自然地流露感情。在我看起来，孔子是很有个性魅力的。

他有一个学生，名为子游，曾经在武城做长官。子游遵照孔子的教导，号召武城人学礼，而且极其认真。孔子有一年路过武城，其弦歌之声，远远就听到了。子游在一个小小的地方推行大道，并富有成效，使孔子既觉得欣慰又觉得滑稽，就笑着说：“割鸡焉用牛刀！”不过他立即意识到自己的话将对子游及其陪同他的学生产生负面影响，遂摇手声明说：“前言戏之耳。”

季氏只不过是一个有钱有势的贵族，可他却以周天子才能享受的八佾舞于厅。孔子闻之，很是义愤，说：“八佾舞于厅，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冉求有一阶段当季氏的家臣，仅仅由于冉求帮助季氏收敛财富，孔子便宣布冉求将不是他的学生了，而且激动地对其他学生说：“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

卫灵公夫人南子大约是妖艳女性，孔子在卫国期间，应南子之邀见了南子。子路对孔子的做法不理解，也不高兴，不高兴是因为他觉得孔子竟私自见了一个女性。孔子当然不希望学生怀疑他，遂发誓说：“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

孔子喜欢颜回，颜回死了，这个七十岁的老人竟哭得泪水涟涟。

孔子与妻子的关系属于千古之谜，一些迹象表明，他似乎有离婚的倾向。依他的率真，我想，如果他和妻子的感情确实破裂了，那么他可能是要提出离婚的。然而，对于孔子，离婚却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做起来将一定很难，而且终于将不忍

弃其妻子。

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是，孔子竟会诡辩，甚至有时候竟强词夺理。在楚国，叶公与孔子讨论什么是直率。叶公认为，父亲偷了羊，儿子作见证，便是直率。这种观点，显然是对的。然而孔子却指出，父亲偷了羊，儿子为之隐瞒，儿子偷了羊，父亲为之隐瞒，这种互相隐瞒的做法，就包含着直率了。一个陈国大夫司败先生为难孔子，要他回答鲁昭公是否知礼。鲁昭公是姬姓，可他却娶了一个姬姓的女子为妻，以春秋时代的风俗，显然是非礼的。孔子明白这个道理，但他却不愿意冒犯鲁昭公，遂回答鲁昭公是知礼的。司败先生当然不服，从而指责孔子是在偏袒鲁昭公。

难以理解的是，孔子居然会撒谎。孺悲大约是鲁哀公一个亲信，孔子讨厌孺悲其人。有一天，孺悲登门拜见孔子，孔子不想接待，但他却没有拒绝的理由，遂让人告诉孺悲他患了病，从而回避了孺悲。事实是，那天孔子不但身体好，而且情绪好。孔子周游列国期间，蒲乡一些人拘禁了孔子及其学生，他们主要是害怕孔子到卫国去而为卫国所任用。经过磋商，孔子与蒲乡的权力分子达成了一个协议，内容是，只要孔子承诺不到卫国去就放了孔子。孔子承诺了，遂得以通行。但孔子却沿着丘陵绕了一个弯，又率学生进入了卫国。学生无不瞠目结舌，孔子则这样解释：是神不同意那个协议的。

不过凡是人，谁没有瑕疵与错误呢？有一天，在耶路撒冷，一群犹太人把一个通奸的妇女推到耶稣跟前，愤怒地举着石头要打她。尽管用石头打通奸的妇女，是犹太人的习惯，但耶稣却在那天反对这样做。他智慧地提议，谁认为自己没有罪恶，谁就先打她。不是命令，然而耶稣的启示却高于命令，于是愤

怒的人们都扔下了石头，解散而去。

孔子是有缺点的，有缺点才使孔子血肉丰满，可亲可爱，而且能够向他学习。

可孔庙却不但把孔子变成了一个十全十美的人，而且把孔子神化了。对统治阶级所用的这一手，孔子显然无可奈何。在世间，凡是被神化的人，都失去了自己的本真，他的思想也不得不失去自己的原意。神化者神化一个人，是要把这个人变成偶像，并以偶像的超人类超自然的力量征服大众。被神化的人往往是由神化者掌握的，否则，神化者就不会投资劳心神化他。被神化的人当然是悲哀的，而其悲哀惟有在神化者消亡之后才会解除，甚至神化者消亡了，被神化的人的悲哀还难以解除。

孔子三岁丧父，十六岁丧母，贫且贱，为生存计，曾经做过赶车一类的工作。

深深伤害他的一件事情是，有一年，他以一个知识青年的身分参加鲁国贵族召集的宴会，不料一个家臣以他不够资格为由，将孔子拒之门外了。

在我看来，孔子原本是处于社会的下层与边缘的，是在歧视和冷遇之中长大的，难免孤独和苦闷。可贵的是，他保持了健康的心理，而且好读书，好钻研，每事问，坚持奋斗，终于三十而立。

大约在五十岁的时候，孔子走上了仕途，不过那只是很短的一个历程。他先担任一个县的长官，之后担任鲁国的小司空，接着一跃而为大司寇，主持刑狱和纠察工作，并一度代理鲁国的丞相。孔子显然是进入了政治中心，很有一点得意。他杀了少正卯，协助鲁哀公参加了夹谷之会，还策划了削弱鲁国贵族势力的行动，就是所谓的堕三都。堕三都激怒了地位显赫的

贵族季氏，遂向鲁国权力机构施加压力，迫使孔子辞职而去。

孔子有知识，有见解，不甘于仅仅做一个只是向权力机构提出建议的文化人。他的愿望是进入权力机构，并按自己为人类的设计直接地改造社会。他的从政之心是强烈的，迫切的，梦寐以求的，他甚至不无推销和吹嘘之嫌地说：“苟能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

然而他的仕途却遍布荆棘，一塌糊涂。

在孔子进入鲁国政治中心之前，齐景公曾经要任用他。但大夫晏婴却反对，孔子便离开了齐国。孔子退出鲁国政治中心之后，到了卫国，卫灵公想任用他。不料有官员向卫灵公谗言，其信之，并派侦探监视孔子的行动，孔子遂失望而去。几年以后，楚昭王算计着要任用孔子，但宰相子西却以孔子有一批德才兼备的学生为由劝阻楚昭王。楚昭王害怕大权旁落，随之作罢。

孔子还有两次受到一些持不同政见者的邀请。那些人以武力占据了一片地盘，不过他们觉得自己虚弱，便邀请孔子进行管理，起码表面上是这样的。孔子一向反对非礼之举，在春秋时代，割据显然就是非礼。孔子的大道久久不能实现，难免焦虑，遂跃跃欲试，想利用这个机会。但他的学生却坚决反对，他们认为孔子这样做违背了孔子一向宣扬的原则。孔子有一点急，并为自己的意向辩护。他说：到叛乱分子占领的地盘去工作，并不是不能复礼。他还说：我的主张总不能像葫芦一样只是挂着让人看的。这个智者在遭受屡屡失败之后，似乎饥不择食了，不过他终于没有成行。

孔子周游列国，无非是在寻求从政的机会而已。选择这样一个方式，对任何人都需要非凡的勇气，它的过程实际上就是